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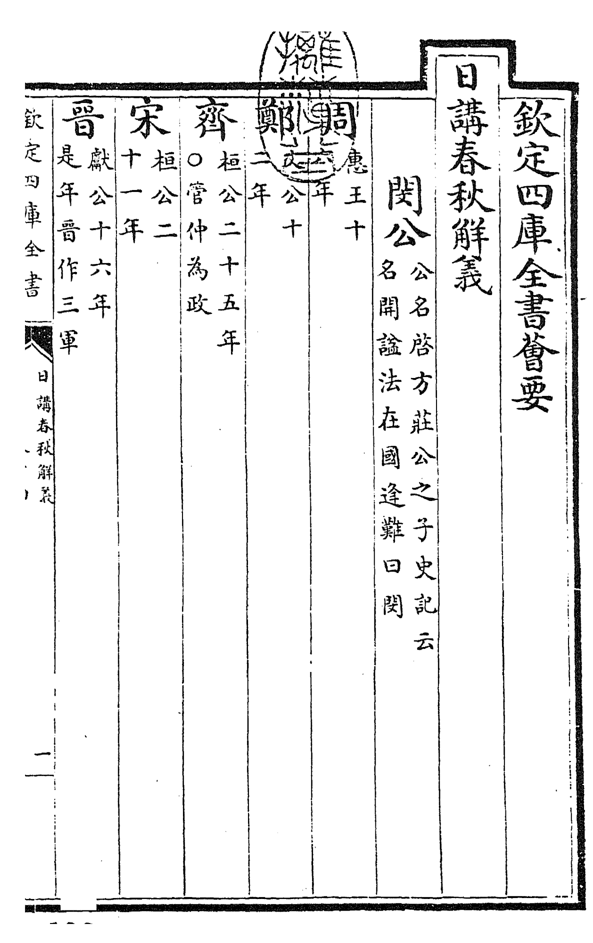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四　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日講春秋解義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惠王十年

鄭 文公十二年

齊 桓公二十五年 ○管仲為政

宋 桓公二十一年

晉 獻公十六年 是年晉作三軍

衛 懿公八年魯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盧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穆公十四年

曹 昭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宣公三十二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郳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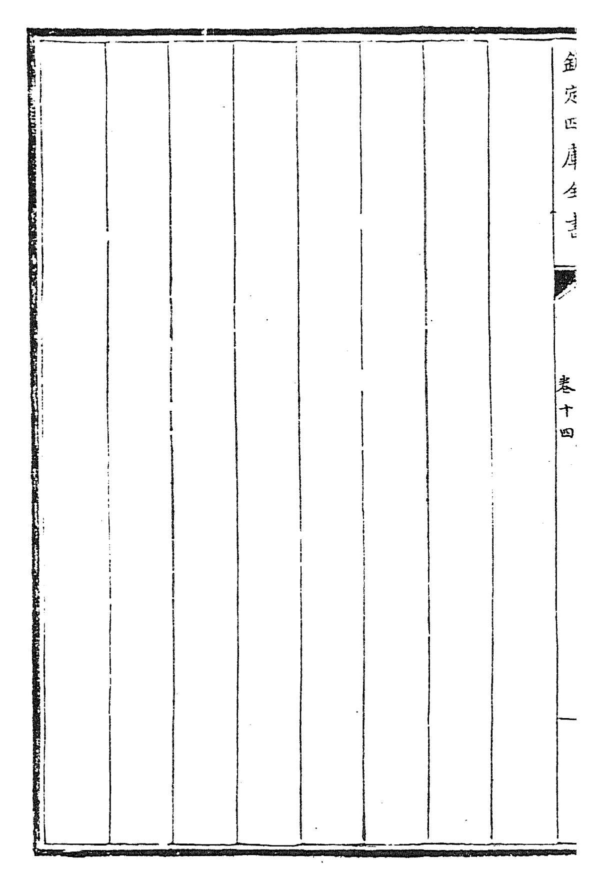
小邾 見莊公元年

楚 成王十一年○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四

閔公名啟方史記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

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謂弒君之賊已有鄧扈樂遂不及探刺隱情竝誅慶父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子般閔公兄也尊之非君也般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不書即位未行即位之禮也閔公甚幼豈能哀子般之弑而不行即位之禮必在國諸臣尚知大義亦幸慶父在齊猶能守禮而勿失耳記稱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蓋慶父歸自齊則犯義悖禮專行無忌莫可如何矣

齊人救邢

左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敬仲管夷吾）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以安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引詩小雅斷章取義言諸侯有事則書之于簡遣使執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吳楚則罪中國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著其慢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著其怯兵者聖人所甚重至於救兵則書法

如此蓋周官大司馬職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乃先王制軍詰禁之本義也邢以冬被兵桓公以春救或謂罪其緩過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魯君之葬皆不踰五月之期惟桓公戕於齊故九

月乃葬昭公客死乾侯故八月乃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盖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故也或乃謂子般非弒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公羊穀梁作洛落姑杜注齊地在今山東東平州平陰縣界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傳　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來歸則國安故喜之）

穀梁傳　盟納季子也　其曰季子貴之也（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此舊史緣魯人之情賢季友而喜其歸故稱季子孔子因而不改以季友亦實有功於國耳落姑之盟傳稱請復季友閔公甚幼必魯之世臣尚有忠於謀國者陰告於齊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名

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復季友而公次于郎以待之命出於齊桓則慶父不敢違而友得安然而返國矣或曰齊方厚陳而友託焉陳魯舊好故陳人為請於齊亦可通

冬齊仲孫來

左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

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 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仲孫之來齊侯使之也不稱使而曰來者非聘非盟名曰省難而實有窺伺之心則桓公之使臣不以禮而仲孫之奉命亦非義矣其不書名而曰仲孫亦因舊史之文也蓋仲孫歸有魯秉周禮君其務寧魯難之言而高子卒來盟以定魯魯人懷其

德高其義故與高子同不書名仲尼修經因之以著情實若以為春秋特文則季子高子之不書名為賢而仲孫之不書名為譏義無所處矣

附錄左傳　晉侯作二軍（初曲沃武公滅翼王命以一軍為晉侯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耿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一名耿鄉城霍杜注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今山西霍州西有霍城古霍國也三國皆姬姓）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于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三

☳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辛廖晉大夫曰吉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之後傳為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杜注國名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

陽小國齊遷其民於國中以為附庸而并其地蓋以戍遂而殲焉為戒也桓公逞其謀力并吞小國而不度於義理如此

附録

左傳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舟之僑虢大夫）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

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蓋吉祭也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成因而吉祭故譏其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據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今閔公二年五月已入三年之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一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喪在三年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喪事

吉禘者不吉者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畢不可為吉

穀梁傳

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魯侯國而僭天子之祭雖用於周公之廟亦為非禮況羣公乎據經所書有事于宫廟無言某公者此獨書莊公蓋方祀於寢非宫廟也喪未三年而行吉祭一舉而犯大不義者二焉春秋之所謹也時祭有禘之名乃漢儒約春秋所書以為之説

而誤焉耳趙氏伯循辨之詳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怨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共仲即慶父宮中小門謂之闈

公羊傳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

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與弒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

公薨不地弒也不書葬賊未討也慶父既縊何以謂賊未討謚為共仲而立其子為卿討賊之法寧有是耶故不書葬以罪魯臣子之昧於大義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罪降於文姜也齊女而奔於邾蓋身負大惡畏齊桓之討也魯桓見戕於齊經雖不書而莊公不書即位夫人孫于齊則君非正終而夫人與聞乎故可知矣閔公薨而不地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則賊由慶父而夫人與聞乎故可知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非其較著者與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杜注魯地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杜注魯地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書公子慶父出奔莒譏失賊也其縊不書何也不可以討賊之辭書又不可以自縊書故第書其奔以罪季友之失刑莒人之黨惡耳先儒多以慶父之死比於宋萬非也宋猶醢萬魯於慶父乃加恩禮焉季友忘君父之讎而市小惠其罪大矣

附錄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于兩社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言季

氏之後當與魯國相存亡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為乾曰同復于父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言其貴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為名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謂高傒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時閔公弒僖公未立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

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南陽何氏休曰齊下邑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鹿門何氏休曰魯南城東門爭門吏門亦魯城門名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魯人喜高傒之來故史不書名以貴之不稱使者

齊桓之使高子非有討亂扶危一定不移之計而高子能審大義定魯難以輔成君德保其令名故不稱使以明權在高子而著其情實也高子仲孫皆不稱名不言使而傳以為有予奪之異者仲孫言來以見其徒來覘魯而不能弭亂高子言來盟則扶危定傾之義著矣且仲孫來之後閔公再弑夫人孫慶父奔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比事以觀而奉使之情可見矣經書來盟而不稱使

者三高子恤鄰屈完服義獨華孫為貶蓋魯宋無事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以前後事跡考之則得其實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玦玉玦莊子甯速也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

曰聽于二子繡衣取其文章順叙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素失民心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滎澤滎澤杜注此滎澤當在河北與鄭之滎澤不同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師之耳目在旗懿公既敗而旗不去故君臣俱盡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狄人畏鬼故恐之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

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及滕杜注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杜注衛下邑孔疏云當在河東近楚邱戴公名申是年立即卒復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賦此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

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户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錦之熟細者三十兩三十疋也

或問孔子删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不删先儒楊時曰此著衛為狄所滅之由也故列於定之方中之前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從之矣不書滅者狄雖入衛而未嘗據有其地衛雖舉國竄亡而宗社復立也

鄭棄其師

左傳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 高克鄭大夫文公惡之不能逐故使帥師而不名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清人詩鄭風剌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

公羊傳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 惡其長也 長謂高克也 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鄭風清人序言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

義交責之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而克之奔陳不書何也諸侯専制國中生殺予奪惟義所在使高克罪不可逭請於王而誅之可也職事不共黜而退之可也姦邪不測放而逐之可也乃託為禦患使駐師境上日久衆散懼罪而自奔鄭伯之失政甚矣不書鄭伯而以國稱者當國大臣與其謀也

附録左傳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皋落氏赤狄別種在晉之東里克諫曰里克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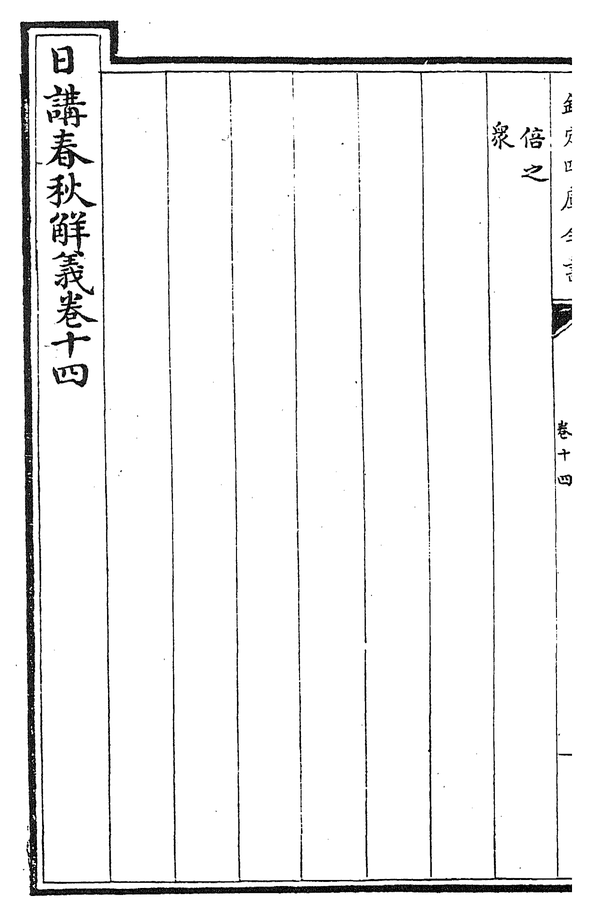
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帥師者必專謀軍事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國政正卿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敎之

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珮飾〕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車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

馬狐突歎曰歎先友之言為不知君心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當命以四時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韋弁不獲而尨命可知

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寒薄也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二五為

外寵奚齊為孽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大布麤布大帛厚繒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敎勸學授方方百事之宜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以此年冬立季年在僖二十五年盖招懷逃散故能致十


倍之
衆

日講春秋觧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日講春秋解義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

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弑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文公主伯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襄公繼伯是年敗狄于箕

衛

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三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竝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丕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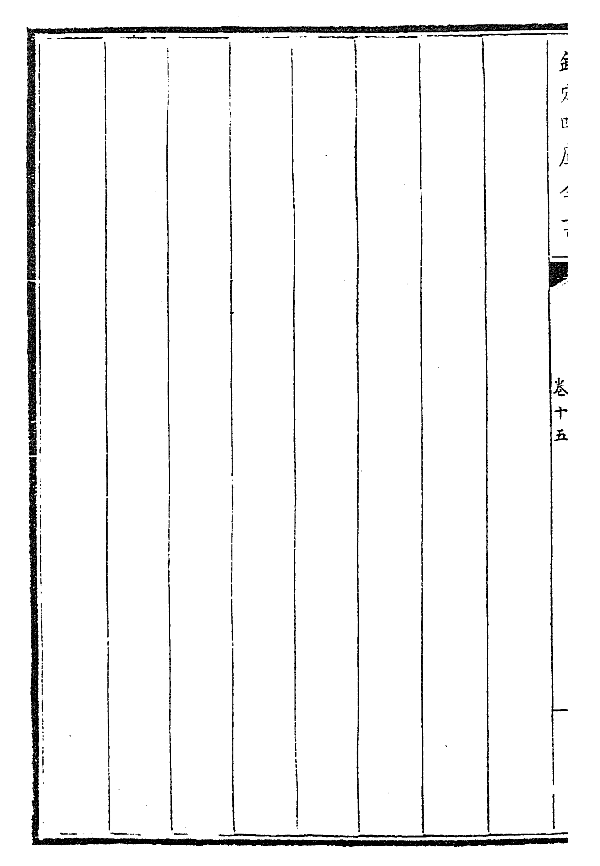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名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卷十五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五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 僖公者閔公庶兄 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臣繼君猶子繼父

穀梁傳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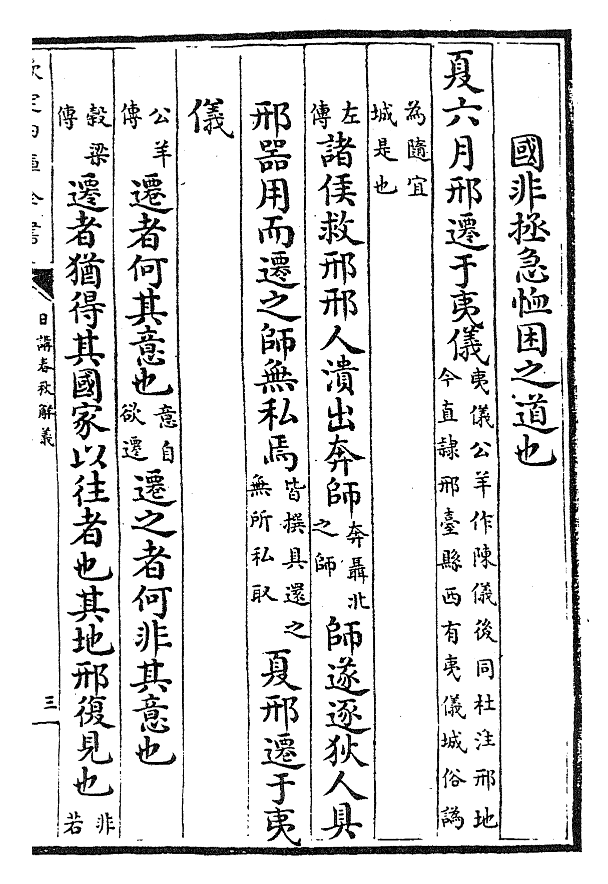
不書即位未行即位之禮也在禮諸侯臣諸父昆弟故閔僖之嗣位不以兄弟相及為義而禮如子之繼父傳稱臣子一例明此義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伯公羊穀梁俱作曹師按下城邢書曹師則此作伯左傳文誤也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公羊傳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

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據叔孫豹次雍榆先言救今後言救者豹為臣當先通君命此諸侯故先言次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　錄其本意　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　小國卿將稱人不得稱師稱師則是曹伯也　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　救不及事不足稱揚　不言齊侯也救急辭也次緩辭也邢之患狄亟矣桓公合三國之師兵力有餘而宿師聶北坐視其敝故稱師書次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



國非拯急恤困之道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公羊作陳儀後同杜注邢地今直隸邢臺縣西有夷儀城俗謂為隨宜城是也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

宋人遷宿滅不復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是向聶北之師重言師者若不因前事更來城邢也美齊侯之功也

諸侯救邢不亟邢遂奔潰書邢遷于夷儀而齊師

緩不及事之罪著矣復序城邢之師者以齊桓志義終有救患之功也葢始緩於救邢聖人不以功掩過卒能城邢亦不以過掩功此春秋定功過之權衡也不曰城夷儀者邢既遷則夷儀即邢國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名而繼殺之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先書薨則似夫人至夷而死然後齊人以其喪歸諱言夫人為齊人所殺也其以歸薨之也

夫人薨不書地書薨于夷明不得其死也以歸之義胡氏安國程氏逈皆謂齊以喪歸魯然以歸之後越百七十日而喪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如杞伯迎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於魯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以此斷之

蓋殺之於夷而以喪歸齊然後魯請而歸於魯耳不然何以言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

左傳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荆自莊公之世敗蔡伐鄭皆舉其號惟來聘改稱人至是伐鄭稱楚人者蓋時兵衆地大駸駸乎將

與齊晉爭衡諸侯畏之故舊史皆稱人而孔子不革俾論世者有考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羊作朾杜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檉城陳縣今河南陳州州境有犖城即檉城也

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羊作纓杜注邾地當在今山東費縣南

左傳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杜注邾地當在今山東費縣界魯有亂邾使戍虛丘公惡邾受姜氏故要其歸師敗之

穀梁傳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明魯之勝

楚人伐鄭齊桓名諸侯謀之將以救鄭此義舉也公與邾人同會未兩月遽以詐敗邾師於此見僖公無安攘之誠矣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掩其歸師非禮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羊作犁穀梁作麗杜注魯地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杜注汶水北地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也今山東寧陽縣境

公羊傳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謂拒慶父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

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

涘水涯時慶父在汶水之北 慶父聞之曰嘻 嘻發痛聲 此奚斯之聲也

諾已 諾已皆自畢語 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輈經而死 輈小車轅

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

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 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 紿欺也 紿者奈何

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

而相搏搏手搏也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寳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舍三軍之整能身獨鬬非慎戰之道

莒人受賊責賂而以季友主此戰書敗獲何也莒固有罪魯若責以大義使自知不直而還師則善矣至於兵刃既接又以詐謀擒其主將豈以禮止亂之道哉王者之師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此春秋之志也小國之大夫不名以獲於我故名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于弒焉貶貶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夫人身為淫亂與弒二君齊桓既正其罪魯人亦

當以大義絶之乃復請其喪而齊亦聽之書曰至自齊交譏之也孫邾薨夷皆書夫人姜氏而喪至則削其姓何也正其罪於臣子迎集之時示不宜以夫人之禮治其喪也使齊桓當日能拒魯之請即其死所而葬之則義得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楚丘在滑州今直隸滑縣東隋衛南廢縣即古楚丘城也案此楚丘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建國謂之封衛舊國以君死國滅故

言封不書所會後也因魯後至不及會期故獨言城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禮

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而封衛功莫大焉春秋略而不序何也封國天子之大權非諸侯所得擅也

然則城邢何以序三國之師邢國未滅自遷而後城之無專封之嫌衛滅復封此非有天子之命不可書法所以異也或謂不舉諸侯者齊桓以伯命令諸侯各自受功魯奉齊命從本國往非與諸侯同行故不得書諸侯義亦可通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其誅絶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日葬書小君書謚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穀梁作夏陽晉始見經下陽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平陸縣東北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荀息晉大夫屈杜注地生良馬何休謂屈產為地名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泉垂棘地名出美玉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假道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杜注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北顛軨杜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鄍杜注虞邑今山西平陸縣東北有故鄍城先是冀嘗伐虞至鄍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說其心）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逆旅客舍也言虢遣人分依客舍掠晉邊邑）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

之且請先伐虢喜于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晉主兵而先書虞惡貪賄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見謂見于

心也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

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還復往故言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

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宫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畧明達之人則言必簡要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宫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

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牵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晉人爲伐虢之謀主兵者晉也而先虞於晉以虞爲首惡也晉非假道于虞不能越境出師而虞公貪賂爲晉所愚忘脣齒之義戕兄弟之邦春秋盖深罪虞之滅虢并以自滅也故先書虞師以著其罪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下陽既失則虢不能自

保虢亡則虞不能獨存一邑也而重若國然變文書滅以見虞虢之滅由於滅下陽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貫公羊作貫澤江杜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新息今河南息縣是也貫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貰與貫字相似今山東曹縣西南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

左傳 秋盟于貫服江黄也 江黄楚與國始來服齊

公羊傳 江人黄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

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楚人伐鄭勢陵中原而江黃在楚東北境為其與國桓公謀楚不先服江黃則無以制其肘腋故因其遠來而與定盟服楚之慮周矣惟宋與盟不欲重煩諸侯也

附錄左傳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豎貂也多魚杜注地名闕齊桓多嬖貂于此始擅貴寵漏洩軍事為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杜注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今河南靈寶縣西稠桑驛即其地也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不雨者勤雨也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傳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楚人兵勢浸彊比年凌鄭若非齊桓有召陵之舉則執宋公盟諸侯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書人書侵惡楚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

有志乎民者也

每時書不雨傳以為閔雨者以文公之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以累時而後書者為慢於民事而不以不雨為憂則知每時而一書者為勤於民事而以不雨為憂也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若直書不雨則旱不必言矣

徐人取舒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築舒杜注舒國廬江舒縣今江南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 易者無守禦之備

舒者楚之與國魯頌曰荆舒是懲則荆與舒比而為中國患久矣徐人取舒為齊桓撓楚也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外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舒本附庸之國舊服於楚徐人取以自屬先儒以為滅而書取誤矣

六月雨

左傳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公羊傳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周之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得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則是月之雨尤為可喜先書三時不雨蓋未雨而閔憂民之憂此既雨而喜樂民之

樂君國子民之道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究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蓋天人相與之際其感通有不爽者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陽穀杜注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山東陽穀縣東北有故城

左傳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末者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無障

谷無障斷川谷當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無貯粟有無當相通無易樹子樹立也無易當立之子無以妾為妻時桓公功德既盛諸侯咸從故不用盟但告誓而已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搢插也笏以記事者也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按左氏謀伐楚也自北杏之會至是二十餘年諸侯從齊然必待江黃再會而謀始定何也荊楚盛彊憑恃險固雖合諸侯之師未易深入其阻而制其死命惟披其肘腋附從之國使之內附然後諸

侯聲罪致討楚不能無内顧之憂所以陘亭之師甫至而遽受盟也桓公欲蓄諸侯之力故江黄二會皆就近而與宋公主之先儒乃謂大會而末言鑿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子友穀梁作公子季友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約誓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謂舉國為主此內外通例故重見華孫來盟孫良夫來盟及荀庚盟之下

涖臨也受命而往涖非大夫之專盟也陽穀之會魯君未與故齊侯使人來尋盟而季友往涖以聽伐楚之期而受命焉經書涖盟者四惟此盟佐齊謀楚有輔霸之善非他盟比矣

楚人伐鄭

左傳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孔叔鄭大夫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矣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檉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計也

附錄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侵蔡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杜注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郾城縣

左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馬牛風逸蓋末界之微事以喻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召康公周大保名公奭命我先君大公曰大公呂望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履所踐履之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杜注齊地今山東臨朐縣東南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無棣杜注齊地伏琛齊地記無棣在勃海高城縣今直隸鹽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溝）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公羊傳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其言次于

陘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

穀梁傳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遂繼事也次止也

前此數會皆謀伐楚而兵先加于蔡蓋以楚勢方張稱兵遠伐楚人夙備以逸待勞未可以得志蔡近於楚師八國之師以震之其橈敗可必也侯蔡既潰而後移師以向楚出其不意俾倉卒不暇為

謀而又先之以文告整兵次陘示齊無必戰之心楚有可從之道是以不戰而受盟也然陘亭之師實不足以懾楚故既盟之後滅弦伐黄陵暴如故但不敢復逞志於陳鄭耳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 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為不地内桓師也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于外與在國同

諸侯卒于外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而許男但

書卒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蓋名陵地在潁川故遇疾而歸遂卒于其國耳傳乃謂實卒于師而不書易事之實以為褒貶春秋無是法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名陵杜注潁川縣也今河南郾城縣東有名陵故城）

左傳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如陘之師觀强弱）師退次于名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杜注山在南陽葉縣南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

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温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怗服也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桓公之功績莫大于服楚穀梁傳楚無大夫無命卿也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

正也（臣無自專之道）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内桓師也（來者内辭也内桓師故言來）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而桓公服楚之志猶未大遂）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屈完書名氏蓋齊桓心畏楚彊因完受盟有辭以

退故假以為名也完不稱使以楚使如師本以觀齊之彊弱未嘗有必盟之意而其權在完也盟于召陵者退師召陵而後與之盟欲以禮柔楚也或曰前書屈完來盟後書盟于召陵而不列序諸侯與楚大夫為桓公諱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羊穀梁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

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
若出于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屝草屨）其可也齊侯
說與之虎牢（虎牢鄭邑）執轅濤塗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
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
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曰澤）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

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轅濤塗陳大夫恐齊師歸取道於陳沮之使其東

行致悞軍道固可罪矣然齊桓不能反求諸己思陳人所以厭苦之故增修其德而遽執濤塗以逞其忿不特桓德之衰而管仲之器小亦於是乎見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 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傳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齊人既執濤塗憤猶未平以黃江近陳故使鲁及

二國伐之觀此則伐楚之師江黄不會盖用之以為犄角之勢明矣或謂書及者蒙上齊人之文盖齊及之也然考經所書他國再有事必書遂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穀梁傳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重而至之此侵蔡伐楚不致侵者以伐楚事重策勲於廟故因其實而志之也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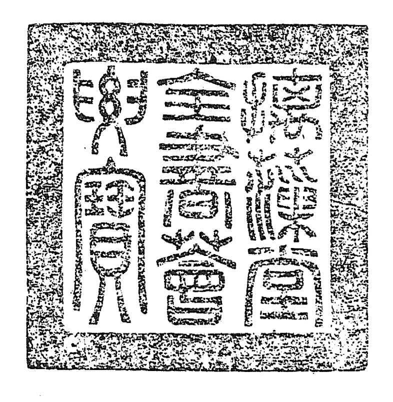
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後同霸國大夫會諸侯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左傳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戴伯即公孫茲叔牙子戴諡也

濤塗既執復帥江黄以伐之合七國之大夫以侵之修怨為已甚矣伐楚之師陳實與焉其臣一謀之不協而陵暴之若此於楚則責之略而待之恭於陳則怒之深而報之過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五伯也

附録 左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

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　灝